續世說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趣與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倣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引羣義疏剔繁辭撰叙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玆善本從義郎李君 敏得之於前靖守

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授於孔知其不謬李令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睢陽王公無染濯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說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即加是正復命鑱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

蘄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
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炎爲心辭章該博元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輿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輿奉喪歸至巴東灩澦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

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東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褁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温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彦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

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荅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鳳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小爲鵷鶵天策府叅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知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

輕請改從死仁師駮議以爲父子天屬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呌號稱寃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旣非寃濫所以絕意爾帝歎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政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馮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

爲時賢所伏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羲蕭志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此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絶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初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

也不顧知譜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有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楊綰久積公輔之望及大拜詔下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康貞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爲當時第一寬即日毁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馭百餘

亦即日減損留十辟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人以爲在楊震丙吉謝安山濤之上

郭子儀事上盡誠臨下寬厚所至之處必得人心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處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境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者二十四權傾天下

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八十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

李勉爲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壠或以告勉勉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權臯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於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蕃臯妹壻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蕃蕃至臯示己喑瘂

饔而瞑饔乃勉哀而哭手自唅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禄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淩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逕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卧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瘖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刼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

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歔欷而退迺閉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絶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倔强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與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

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廻自此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

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緯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

京兆尹仲郢謝曰口口口不期太尉恩奬及此

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

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禄仕者仲

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

院事令以禄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悦仲

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詠自

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

遂絶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遂至藍田時權德輿與爲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玆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他日爲姦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

任廸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以景略性嚴勉爲盡之歸而毆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

仁者奉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

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

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饑庖厨不爨彈

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

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

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

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

擅放官司因恐爲累也德秀曰吾不欲負約如

有累吾自當之即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迨於懸

車口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
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
晚年背傴時人咸曰鄭傴不迂平生交友之中
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簡
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
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
他日光逢署其户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
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
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

呂兗爲滄州節度判官劉守光攻陷滄州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游兗門見琦臨危紿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俱去琦病足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路乃免於禍琦仕石晉至兵部侍郎高祖將以琦爲相忽遇疾而逝常以玉免已於難欲厚報之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旣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第尋升官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非玉

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惟仁義二公得之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言語

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魏羣臣請增□京城及修宮室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

雅言也

宋孝武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繁嚴徵役過
若前廢帝即位悉皆削除由紫極南北馳道之
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
無或存者蔡興宗於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
雖非盛德要以道終始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
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
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者
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其言

周容清貧寡欲終日食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

甚機辯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
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容菜食何味最勝答
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戲語人云卿能
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顧歡黨道救袁粲崇佛説張融曰道之與佛逞
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
論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
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爾
周賀若敦以有怨言爲宇文護所殺臨刑呼子

弼謂曰吾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後弼果平陳

唐太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刻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山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

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口發采之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

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太宗指殿柱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揺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常其德勞費實多

肅宗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李林甫冢焚骨揚灰李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爾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

之全天幸爾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爾奈何矜之泌曰臣非不知所以言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内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泣不已

太宗幸翠微宮房元齡在京城留守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元齡

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

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語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史記言動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陛下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

魏徵謂太宗曰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臯陶是

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
顯號子孫長世福祿無疆忠臣身陷誅夷君陷
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
帝深納其言
高宗責侍臣不進賢良衆皆莫對李安期對曰
天下至廣非無英俊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
遺囂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
所以人思茍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
於搜訪不忌親讎惟能是用讒毀亦旣不入誰
敢不竭忠誠此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

宗深然其言

高宗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思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君不奪蠶妾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則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尚方監裴匪躬欲鬻苑中果菜收其利蘇良嗣
爲西京留守駮之曰昔公儀相魯拔葵去織未
聞萬乘之主鬻果菜與下人爭利也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
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
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乃止
馬周有機辯能敷奏太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
便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
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
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

張終賈正應此耳

程名振奏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我前每見□嗔餘人顏色無主名振平生不見我何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擢爲右驍衛將軍

劉仁軌平百濟浮海西還仁軌初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公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語

中書舍人徐堅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

供膳太原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張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王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元宗知之由是薄堅

張嘉貞欲杖裴伷先張說爭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輩行自及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

唐制財賦皆入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姦無所容至第五琦以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盡輸大盈庫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中官領事幾三百人有司不能窺其出入者殆二十年矣楊炎作相頓首於上

前諭之乞以歸有司度禁中所費一歲幾何進入不敢虧如此乃可議政德宗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崔祐甫爲相淄青李正己畏德宗威德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之慮已反覆欲以計止之又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曰請遣使往淄青宣慰將士便以此錢賜之使將士深荷聖恩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而從之正己大慙心畏服焉

魚朝恩惡郭子儀使人發其父墓及自涇陽入

朝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子儀見帝勞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聞其言乃安

周墀初作相私謂韋澳曰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喻其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行之但令百司羣吏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也墀深然之

崔羣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

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書
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
或惡直醜正則其不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
詔三疏論奏方允
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
是治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
齡專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分矣用人得失
所繫非小
殷侑欲舍王廷湊專討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
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

垢安人爲遠圖以網漏吞舟爲至誠文宗雖不納然深嘉其言李訓之亂上問以治安之策倚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加之賜以錦綵黃金

文宗召趙宗儒問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上嘉納之

韋溫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言至是耶初溫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解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禍

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裴潾疏曰君之藥臣先嘗

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

訓注之禍宦者氣盛凌轢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李石鄭覃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縉紳賴之

幽州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爲帥文宗聞之驚急召宰相時牛僧孺先至上曰可柰何僧孺曰此不足煩聖慮臣被召疾趨氣促容臣稍緩息以

對上良久曰卿以爲不足憂何也僧孺對曰陛下以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但因而撫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若假志誠節鉞錫其土地必自爲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吾灑然矣

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高宗有事泰山親幸其宅問其義居所以久其人請紙筆但書百餘

恩字高宗爲之流涕賜以縑帛

司馬承禎睿宗問以理國對曰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

睿宗歎息

元宗問吳筠以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餘枝詞蔓說徒費紙札耳

元宗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

罪之以臣釋之是代陛下受德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從之

憲宗誅李錡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憲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故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石晉桑維翰恐與敵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畀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

搆遂成釁隙自此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

晉天福初頻有肆赦張允進駮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赦耳如是何也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赦

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赦因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疎見捨者何親如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及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昇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

續世說卷第一

續世說卷第二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政事

宋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纎密一如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武帝以謝方明爲丹陽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顧凱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衆莫及也

顧憲之爲建康令人號神明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醇者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梁陸襄爲鄱陽内史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和言解之二人感恩深自悔乃爲設酒令其歡飲同載而歸人歌曰陸君政無怨家

鬭既罷儺共車

梁始興王蕭憺爲荊州刺史有善政被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

梁徐勉爲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歸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他日亦是傳中一事

宋阮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前此去官者一年祿秩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所莅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宋傅炎與父僧祐並有政績炎爲武康山陽令二縣皆謂之傅聖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政事爲天下第一炎子翽代元明爲山陰令翽謂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邱仲孚爲山陰令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

劉不如一邱謂傅炎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
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又過之
齊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於官有一老嫗
擔槲薪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
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
惠化如此
北齊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獄内口生桃樹蓬蒿
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
代有老人丁金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
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北齊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曰入鐵主簿後遷平陽太守政爲天下第一惇美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鬣公文宣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不敢復長又號齊鬚公

魏源懷性寬簡不好煩碎常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

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過爲嚴肅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語曰刺

史羅刹怒司馬蝮虵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周豆盧勣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夏悅服大致祥瑞烏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人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兮神烏來翔因呼其泉曰玉漿泉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文帝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北齊李仲舉爲脩武令爲政寬簡吏人號曰寬明盧昌衡爲平恩令百姓號曰恩明故時稱盧李寬恩之政

隋于仲文字次武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

大業五年郡國畢集帝問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宏化太守栁儉對又問其次曰涿郡丞郭絢潁川

郡丞敬肅帝賜倹帛二百絢肅各一百

隋劉曠爲平鄉令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

唐皇甫無逸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其廉介如此

顏游秦爲廉州刺史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王方慶爲廣州都督廉而嚴境内清肅議者以
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則天有
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郭元振在凉州五年華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
被野路不拾遺舊凉州粟麥斛售數千元振置
屯田數年豐稔至一匹絹糴數十斛
盧奐爲南海太守遐陬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
之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
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也
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爲司府卿亦厲

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
其爲人所服如此
裴漼父炎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户參軍刺史李
崇義以少年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
道崇義促炎之使斷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
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予奪之理崇義
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
知名號爲霹靂手
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日宰臣楊國宗惡京兆
尹李峴不附已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踊

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裴遵慶判吏部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

韋元甫員錫同在韋陟幕中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韋狀

賈明觀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狼朝恩既誅元載納明觀姦計令江西効用百姓懷磚瓦候之元載護之獲免□洪二年魏少遊爲

觀察使承元載意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即日杖殺識者以是減魏之名多路之政嗣恭本名翃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賜名嗣恭

劉晏掌計雅得其術賦入豐羨李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例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惟巽三年登焉

李勉在廣州性廉絜舶船來都不檢閱先是舶船泛海至者歲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餘

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永貞元年劉闢據蜀叛杜黃裳薦崇文討闢中使卯時宣命崇文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匕箸者斬之以徇遂平蜀寇

魚朝恩以郝廷玉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

兵閲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爾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能臨淮王李光弼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

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請寬十日府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爾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馬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擾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淮西之師柳公綽選卒六千屬李聽軍既行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治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克捷

盧鈞爲廣州刺史爲政廉絜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

子孫貧悴不能自還鈞減俸錢為之營櫬攢致
醫藥畢婚嫁凡數百家山越之俗服其德義
張允濟為武陽令曾有行人候曉先發遺衫於
路行十數里方覺或謂曰我武陽境内路不拾
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遠近稱之績
政尤異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開無棣河引魚鹽於海百
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
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與瀛
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鐺

郡刺史

賈敦頤爲洛州刺史有異政百姓樹碑於大市通衢後弟敦實爲洛州長史又有惠政百姓復刻石頌美立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爲棠棣碑

田仁會爲郢州刺史天旱仁會自曝祈雨竟獲甘澤其年大熟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馮元淑則天時爲清漳令有殊績百姓號爲神明又歴浚儀始平縣令皆單騎赴職未嘗以妻

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芻云令其□□身及奴僕每日一食而已俸祿之餘皆供公用并給貧士人或識其邈名元淑曰此吾本性不爲苦也

袁滋字德深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人甚愛之徵爲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去

馮立爲廣州都督嘗至貪泉歎曰此吴隱之所酌泉也飲一杯水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爲食豈

止一杯即安能易吾性乎

道州之民多矮每年常配鄉户貢其男號為矮奴陽城為太守不平其以良為賤又閔遠泯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停歲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元宗時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寛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録事言於象先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耶必欲菙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録事慙而退象先甞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茍清其源何憂不治

元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五代漢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郡人歌之卒於官郡人聚哭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建祠立碑詔贈太尉馮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民之租稅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

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黎民懷感者誠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剥不因公以徇私不容物以利己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

劉知遠謂晉高祖曰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安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襆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文學

齊謝朓長於五言詩沈約曰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曰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文帝令羣臣作赤鸚鵡賦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賦歎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梁王筠爲詩能用强韻沈約嘗啓武帝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謂王志曰賢弟子之文章可謂後来獨步謝眺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筠數首方知此言爲實

王筠字元禮自序云少時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

顔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

委巷間歌謠爾方當誤後生時議者以延年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齊衡陽王鈞嘗手細寫五經一部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别藏巾箱中荅曰以便檢閲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而爭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梁沈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之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

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五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江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匹錦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

才盡

任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以昉能爲文約爲詩也昉聞病之晚節轉好爲詩欲以傾沈然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鄭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多苦心熱佽時以佽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

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宏正稱之曰沈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

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世人語曰人中爽有子朗又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矣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此已也

北齊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後魏李謐少好學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時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謚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

隋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煬帝即位獻高祖文皇帝詩帝覽之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以事殺之

唐房元齡在秦王府十餘年常典管記軍符府檄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爲吾兒陳事

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如面語

岑文本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

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最號十八學士圖其形狀題其名字爵里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

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李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閲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肉譜虞世南目爲人物志劉褘之以文藻知名高宗時與元萬頃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韓楚賓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又密令參决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蘇頲機事塡委文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涌泉非吾所及也

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

也楊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制誥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肅宗賞歎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絕

李賀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

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也

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鶱
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入舉皆
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
未聞退時時因之爲青錢學士

權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
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
紀爲請者十八九時人爲宗匠焉尤嗜讀書無
寸晷暫倦

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
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韓愈所爲文務反近體

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王起僻於嗜學雖官位崇重耽玩無斁夙夜孜孜忘於寢食無書不覽經目靡遺

栁璨爲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爲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奥目爲栁箧子昭宗召爲翰林學士即以爲相任人之速古無茲例

鳳閣舍人王勮勃之弟也壽春等五王初出閣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勮立召書史五人各令執筆口

占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

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富嘉謨

與吳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

體干變稱爲吳富體

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多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

凡數百首饋遺亦巨萬時議以自古鬻文獲財

未有如邕者

元稹論杜甫之詩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

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前人之所獨專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後唐武皇議欲脩好於梁祖命李襲吉爲書云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梁祖曰李公斗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傅翼矣

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識日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

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續世說卷第二